

民主是否阻礙了歐亞大陸的可持續發展？

Does Democracy Impede Sustainability in Eurasia?

編者對第一卷第二期的貢獻

Editorial to Vol. 1, Issue 2

掌秦沃爾夫岡¹



Wolfgang Sassin,

Dr-Ing,

Independent researcher,

Austria

掌秦沃爾夫岡，

博士工程師，

獨立研究員，

奧地利

Article No and Translation / 物品編號：020000201 CHI-T

For citation (Chicago style) / Для цитування (стиль «Чикаго»):

In English:

Sassin, Wolfgang. 2020. "Does Democracy Impede Sustainability in Eurasia?" *Eur Crossrd* 1, 020000201.

¹ Please send the correspondence to e-mail: w.sassin@aon.at.

Translation: Chinese (traditional).

Translator: Wang Liu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manent URL links to the article:

HANDLE: 20.500.12656/eurcrossrd.1.020000201

<http://eurcrossrd.ru/pdf/Vol.%201.%20Issue%202.%20020000201%20CHI-T.pdf>

Received in the original form: 10 June 2020

Review cycles: 2

1st review cycle ready: 27 July 2020

Review outcome: 3 of 3 positive

Decision: To publish with minor revisions

2nd review cycle ready: 8 August 2020

Accepted: 11 August 2020

Translation ready: 14 September 2020

Published online: 15 September 2020

字幕。對沃爾克·豪夫(Volker Hauff)提出的問題的答覆。

我們從介紹性文章開始第二期《歐亞十字路口》，旨在強調現在不可否認的是，今天的歐亞大陸需要發展自己對可持續性以及隨之而來的風險和制約因素的立場。德國統一前，德國聯邦共和國第一任研究和科技部長、後來的運輸部長沃爾克·豪夫(Volker Hauff)博士提出了一個問題：“民主是否妨礙可持續發展？”

在我作為編輯的稿件中，我將概述一個答案，我認為這是 21 世紀歐亞地區決策者使這裡的發展真正永續的唯一合理途徑。這需要對人權和人的尊嚴等傳統價值觀進行批判性審查，並更合理地使用自然和文明等概念，這些概念聯繫密切，但其內在原則卻有很大不同。

這位前德國聯邦研究和科技部長對北方科學院的貢獻總結了一個可以被描述為對世界極不完整的物質理解的神聖化 (Hauff 2020)。還有一點必須補充的是：在機器取代了現在已經消失的動物的短暫時代，人類與動物的真正區別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失去了理解。這也適用於在城市環境中長大的心理學家，尤其是醫學專業人士，他們不明白胎兒和新生兒首先必須經歷那些進化階段，就像智人最終從直立人中分離出來一樣，即在大約 200 萬年的時間裏。

只要看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足够了：語言作為傳遞抽象知識的決定性交流手段，並不是可以通過基因遺傳的人類特徵。它在文化上被傳承，有助於大腦的生理發育和“程式設計”。根據生物基質生長的“文化”，不同的“大腦”就會出現。

可持續性新概念的分類是在《布倫特蘭報告》(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中提出的，作者沃爾克·豪夫(Volker Hauff)(2020)提到：智人，即卓越的人類，對整個地球和地球上的生命負有責任，但特別是為了以後所有人類個體的尊嚴，不管他們有多不同。1987 年布倫特蘭報告發表時，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 (IIASA) 至少在五年前就已經發表了一份關於全球能源系統的綜合研究報告 (Häfele et al. 1981)。在美蘇關係緊張的領域，1974 年至 1980 年首次建立了一個世界定量模型，將人類活動和需求與自然聯繫起來，考察了進一步發展的可能限制和機會。

在此不贅述从布伦特兰委员会报告中产生的许多假设，仅从政治意义上理解，只需集中讨论豪夫(Hauff)先生讲话的最后一句话 (Hauff 2020)。这句话的内容是 全球化能否以这样一种方式形成，即尊重我们之后的人的尊严？

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什麼是人的尊嚴？如果一個人不得不過著沒有自行車，沒有蒸汽機，甚至沒有一輛裝有內燃機的汽車，或者，*horrible dictu*，沒有電，一個人的尊嚴是否受到侵犯？生活在沒有手機的死區“不值”嗎？

我們應該理解亞里斯多德、奧古斯丁、路德或歌德這樣的人沒有尊嚴嗎？

此外，認為未來幾代人將與我們的科技文明今天提供給我們的機會有關，這取決於我們對它及其工具的理解和掌握程度，這種想法是荒謬的。任何一個買機票的輟學學生都會很自然地說：我要去漢堡或其他地方。他或她覺得自己像一個飛行員，必須學習和訓練多年。然而，過去幾代人積累的知識和技能並不

是一種商業商品。沒有權利擁有它，除非你自己獲得它，遵循歌德的座右銘“你從你的父親那裡繼承的，為了擁有它而獲得它”。任何一代人都將擁有一個他們的祖先可以生活的固有權利的想法是不合邏輯的，也是不真實的。它類似於夢境中的天堂位於一些難以到達的地方。

1983 年在阿亨聖公會學院的演講中，人類文明被定義為全球生態系統的組成部分 (Sassin 1980; 1983)。只有這樣的分類才能為價值觀和可能的行為提供框架。即使在那時，我們的“西方”世界觀，受基督教的影響，只允許對人和世界有一種特殊的看法，我們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古埃及人、希臘人、羅馬人、希伯來人和歐洲人的世界，我們今天的價值觀和思想根植於其中，已經不復存在。在大約兩代人的時間裏，它幾乎完全消失了。

從科學的角度來看，“人類”的最大部分，即那些在生存上依賴於人工構建的科技文明的人，大約從二十世紀中葉開始遷移到另一個星球。在那裡，與農民、養牛者和游牧民族等空間有限、易於管理的小生境相比，存在著不同的原則和法律。“搬遷前”所衍生的神聖價值觀實際上早就應該適應一個從根本上改變了的嚴酷的新現實。

我們的自然感官無法掌握這個新的現實，因為它超出了他們的能力範圍。我們的觀念從根本上改變了，因為它必須通過一個個人甚至無法開始意識到的原則的系統來傳達。作為“公民”，我們依賴“感測器”和“成像科技”，如果我們想瞭解我們已經成為生存依賴的網路化、外來和全球擴展的生計。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已經變異成了**生物技術雜交體**。以前，智人僅僅依靠它的自然感官。

這一事實超出了生物學、民族學甚至人類學的經典理論。生活在今天的絕大多數人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存在。它們不存在是因為它們只是被創造和誕生的。事實上，他們和他們的父母有機會生存和繁衍後代，這是因為生活在過去的少數人發明了蒸汽機，發明了人造肥料，使電可用，探索了細菌世界等等。多虧了這些人，今天才有 80 億人存在，而不是像 1800 年拿破崙時代那樣只有 10 億人。

1992 年在裡約召開的會議錯過了人類轉變的一個關鍵點，即人口增長 (Folke and Gunderson 2010)。在阿波羅登月任務之後，一個新的，以前無法想像的

地球整體回顧成為可能。那時大約有 40 億人生活在地球上。1900 年，在我們的祖父母和曾祖父母的時代，只有 20 億。當來自 178 個國家的代表在裡約談論可持續性的時候，地球上已經有 50 億人——這意味著在豪夫(Hauff)的意義上——宣稱那些學會順從自然的人的成果。從那時起，已經新增了超過 25 億，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一樣多。最大的問題是，它們中的大多數仍然低於它們能夠繁殖的生物閾值。能夠自由和隨意地生育，然後使聯合的國際社會承擔起照顧其子孫後代的責任，這是人類尊嚴的一部分嗎？

如果考慮到出於人道主義原因發展第三世界的想法的後果，那麼這個想法是否有助於認真研究我們如何看待和分類我們的祖先的問題？是那些發明了望遠鏡和顯微鏡，發現了細菌並對其進行了藥物治療的不發達的人，譜寫交響樂，寫論文的人，發現了空間和時間的相對性，但還不能乘坐廉價飛機飛往南部海灘的人，以便能夠按照他們古老的生活方式生活嗎有直覺嗎？

在一個民主的世界裏，每個人都應該相互平等，有權按照自己的願望和需要生活，這種想法是一種反烏托邦。全球化和穩定氣候的權利歸根結底就是廢除了我們區別於原始狩獵者和採集者的東西，即我們的財產。這不僅在物質上是正確的，在精神上也是如此。保護地球氣候的想法會有什麼後果？事實上，這種方法最終將意味著一種從人類需要的意義上永久控制氣候的願望，這是現代社會科學的一個禁忌。

如果我们不能成功地将基本原则纳入我们政治意识的中心，即每项权利只源于履行义务的原则，那么，我们很可能会走向托马斯-霍布斯在其《利维坦》中所描述的社会状态，进入战争(“warre”)状态，即普遍的混乱和混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每个人都成为其邻居的敌人。当我们考虑到失败的国家、内战和分裂的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最富有的社会中，还有什么变得明显？

鑒於冷戰結束以來發生了什麼變化，豪夫(Hauff)先生的文章《民主是否阻礙可持續發展》中提出了一個問題，唯一的答案就是這個問題：“西方理解的民主從根本上排除了可持續性”。毫無疑問，對當今世界的看法僅僅在這裡簡單概括，是令人惱火的。然而，如果人們不學會用每個人的實際能力來衡量自己的雄心壯志，而是學會尊重對方，而不是希望“皈依”和“改進”他們，歐亞大陸很可能會被放在泰坦尼克二號上，豪夫先生也曾默許過這一點。

在一開始就指出有必要發展、界定和代表歐亞人民的獨立立場，以便調和可持續性和人類尊嚴的思想之後，我請《歐亞十字路口》第 2 期的進一步貢獻的作者來解決這一任務。

Funding. This work did not receive any specific financing from any governmental, public, commercial, non-profit, community-based organisations or any other source.

Conflicts of interest. None declared.

REFERENCES

- Bass, Steve. 2007. "Beyond Brundtland." *The World Today* 63, no. 8/9: 10-13.
- Folke, Carl, and Lance Gunderson. 2010. "Resilience and Global Sustainability." *Ecology and Society* 15, no. 4: 1-3.
- Häfele, Wolf, Anderer, Jeanne, McDonald, Alan, and Nebojsa Nakicenovic. 1981. *Energy in a Finite World*. Vol. 1: Paths to a Sustainable Future. Vol. 2: A Global Systems Analysis. Cambridge, MA: Ballinger Publishing Co.
- Häfele, Wolf, and Wolfgang Sassin. 1976. "Energy strategies." *Energy* 1, no. 2: 147-163. [http://doi.org/10.1016/0360-5442\(76\)90014-1](http://doi.org/10.1016/0360-5442(76)90014-1)
- Häfele, Wolf, and Wolfgang Sassin. 1978. "Energy Options and Strategies for Western Europe." *Science* 200, no. 4338: 164-167.
- Häfele, Wolf, and Wolfgang Sassin. 1979. "The global energy system." *Systems Research* 24, no. 3: 169-189. <http://doi.org/10.1002/bs.3830240303>
- Hauff, Volker. 1987. "Dauerhafte Entwicklung als globale Herausforderung: Anstöße der Brundtland-Kommission." *Vereinte Nationen: German Review on the United Nations* 35, no. 3: 86-89.
- Hauff, Volker. 2020. "Behindert die Demokratie die Nachhaltigkeit?" In *Nordakademie*. 19.08.2020. https://www.nordakademie.de/sites/default/files/2020-09/Vortragsmanuskript_Volker%20Hauff%20Behindert%20die%20Demokratie%20die%20Nachhaltigkeit.pdf
- Hector, Donald Ch., Christensen Carleton B., and Jim Petrie. 2014. "Sustainabi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hilosophical Distinc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Environmental Values* 23, no. 1: 7-28.
- Manning, E. W. 1990.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Providing the Vision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lternatives: Perspectives on Society, Technology and Environment* 16, no.

- 4/Vol. 17, no. 1, Special Double Issue: Can Conservation Strategies Lead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4-29.
- McCabe, J. Terrence. 2003.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Understanding of Sustainability: A Preface." *Human Organization* 62, no. 2: 91-92.
- Sassin, Wolfgang. 1980. "Energy." *Scientific American* 243, no. 3: 118-132.
- Sassin, Wolfgang. 1983. "Weltökologieprobleme." In *Mut zur Zukunft - Über den sinnvollen Umgang mit den Lebensmöglichkeiten auf der Erde*, edited by H.-J. Schulte-Vieting. Aachen: Einhand-Verlag.
- World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1987. *Our Common Fu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作者 / Author

博士工程師**峯秦沃爾夫岡** (Sassin Wolfgang) 的教學、研究、諮詢活動和附屬機構包括維也納科技大學（奧地利）、Jülich 研究中心（德國）、IIASA（奧地利）、國際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聯合國人居署，歐盟委員會（比利時）研究與創新總局和德國汽車工業人機界面的原始設備製造商。

Wolfgang Sassin,
Independent researcher,
Jochberg 5
6335 Thiersee
Austria

© Wolfgang Sassin
Licensee *Eurasian Crossroads*

Licensing the materials published is made according to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CC BY 4.0) licence

